



四庫全書



第五七六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吳中水利書	宋單鍇撰	一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宋魏峴撰	一五
河防通議	元沙克什撰	四三
治河圖略	元王喜撰	七一
浙江水利書	明姚文灝撰	八三
河防一覽	明潘季馴撰	一三七
三吳水利錄	明歸有光撰	五一七
北河紀	明謝肇淛撰	五六七
北河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水利書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書

史部十一
地理類四 河渠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吳中水利書一卷宋單鍔撰鍔字

季隱宜興人嘉祐四年進士歐陽修知舉時

所取士也得第以後不就官獨留心於吳中

水利嘗獨乘小舟往來於蘇州常州湖州之間

經三十年凡一溝一濱無不周覽其源流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書

考究其形勢因以所閱歷著為此書元祐六

年蘇軾知杭州日嘗為狀進於朝會軾為李

定舒亶所劾逮赴御史臺鞫治其議遂寢明

永樂中夏原吉疏吳江水門濟宜興百瀆正

統中周忱修築溧陽二壩皆用鍔說嘉靖中

歸有光作吳中水利書則稱治太湖不若治

松江鍔欲修五堰開夾茅千瀆以截西來之

水使不入太湖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滿東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鉞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詹錄監生臣王再鑒

南之水也水為民之害亦為民之利今以人

力遏之就使太湖乾枯於民豈為利哉其說

特與鈞異歲月雖邈陵谷亦久遷改形勢今

古異宜各據所見以為論要之舊法未可全

孰亦未可全廢在隨時消息之耳蘇軾進書

狀載東坡集五十九卷中此書即附其後書

中有併圖以進之語賦於其上加貼黃云其

圖畫得草略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單鈞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卷中本末
書

別畫後列九條即其圖目此本刪此貼黃惟

存別畫二字自為一行蓋此書久無專刻志

書從東坡集中錄出此本又從志書中錄出

故輒轉舛漏如是也至貼黃後五堰水利一

篇刻東坡集者誤以標題聯為正文遂無端

緒則宜以此本為是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

總校官臣陸費墀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卷中本末
書

宋 薑鍔 撰

寫觀三吳之水為害滋久較舊賦之八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為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蘓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蹟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書

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均曰水之患天數

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擿埴索途以為不可治也間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猶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畧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歷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因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

有伍堰者古所以節宣歛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歛販運算木東入二浙以伍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晏紹官長以廢伍堰伍堰既廢則宣歛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蘓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於震澤也今已湮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其詳以鍔視其蹟自西伍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一身也伍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衆瀆則脉絡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伍堰之固而宣歛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有人馬絆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

疏諸瀆以洩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極不解其足縛不決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伍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

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之先伍堰之廢已久然而三州

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伍堰猶未為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二三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可以見矣且以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洩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於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書

三

吐鈔寫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游鱉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旁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為泥沙埋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於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即未有不耕之日歲歲訴潦

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

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

水旱皆不可不聞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東有蠡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港瀆東南接皋塗溪昔范蠡所鑿與宜

興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則淺濶中旱則流通又有孟徑洩渴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激

塞其名不可繕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淞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於江由江歸於海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書

地傾東南其勢然也慶厯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洩浸淮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跡自可覽也又睹岸東江尾與海相接處汙濁茭蘆叢生沙泥淤塞而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知幾百倍

耶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

先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茭蘆生矣茭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淺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十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樑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闊外可得二丈餘谼道每一里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書

五

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為橋十所計除占闊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缺開茭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又開白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二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淺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山港曰北咸氏港曰五卻堰港曰梨落港曰蔣瀆曰

歐瀆曰魏瀆涇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洩眾水入運河立閘門又北洩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為石碑閘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閘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閘防則水泛濫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括者輒去五卻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為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書

六

百姓所訟即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為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智敗事也竊見錢塘進士余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閘門洩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為利然水行之則宜止為一沈披耶又睹主簿張寶進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涇函不遁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

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
長梓木為之中用銅輪刀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
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兩函地名者乃此
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聞見函管但見函
管之中皆泥沙以為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
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淺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
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竊見
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
植今河上為斗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
緣此河堤可以作田園比洩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
有夾苧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滆湖及
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伍
偃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干蓋古人
亦所以洩長塘湖東入滆湖洩滆河之水入大吳瀆塘
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
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條

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
欽定四庫全書

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
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滿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
分之二焉彼田戶皆豪民不知利便惟恐開鑿已田陰
構胥吏皆柂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長官奏乞請開朝
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鹽司相度及近縣官
員又為彼豪民計構不行倘開夾苧干瀆通流則西來
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鍔
於熙寧八年歲遇大旱竊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

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為民田今為太湖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逾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洩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鈔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頗年不收則饑餓丐辱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舍其廬而逋至於酒坊處有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闢者比年猶甚皆緣水

傷下田不收故也。又嘗遊下鄉，竊見改澆之間，亦多丘墓，皆為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則於平地，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魂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為高原，今為汙澤，今之水不洩如故也。昨熙寧間，檢正張諤，命屬吏殿丞劉慤相視，蘊秀二州海口諸浦，漬為沙泥塞壅，將欲疏鑿以決流水，慤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諤謂慤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海口，」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書

諸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為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於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慤，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滌蕩泥沙，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

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人為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駕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浚三州之水，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書

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芟蘆蓮莎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為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斗門石碶，堤防管水，入江次開道，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閘通，苗溼水既洩矣，方誘民以築田園。昔夾寘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壘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洩積水而先成田園，以狹水道當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則水常湧行於田園之上，非止壞田園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使，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

則不越數月其功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辦門利
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
本但可觀大畧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
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
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患上合而為一圖則纖悉若視於
指掌之間也鈞又覩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
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洩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
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稅利
欽定四庫全書

國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況措置商稅不為
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
開安亭江見有狀准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
興西渴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湖吳瀆洩渴湖
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對門下江其二瀆在
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洩渴湖之水入運
河由運河入對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蘆州王觀奏請
開海口諸浦鈞竊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聞之不逾時

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當
之善防者水滛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
沙留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為橋與海口諸
浦同時興工則自然上流東下留去諸浦沙泥矣凡欲
疏導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疏若先治上
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然也故今
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
常州一十四處之辦門築堤制水入江北與吳江兩處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書

主

分洩積水最為先務也然鈞觀合開三州諸瀆港不必
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欲開故半可以
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畧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
為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復為昔日之江置一
十四處之辦門并築一十四條隄制水入江開夾茅干
十四處之辦門并築一十四條隄制水入江開夾茅干
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
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蘆州之海口諸浦安
亭江江陰之李子港春申港下港黃田港利港宜興縣

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洩水諸溝港瀆盡可資食

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

一切諸港瀆溝濱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之料功力

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

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

損在下開浚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放也或者有謂

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

制是以制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書

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書

十一

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連者何耶鍔曰昔之太湖及

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

堙塞故運河之水常慮走洩入於江湖之間是以制堰

以節之今自慶歷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埋

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洩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

堰若無害今若洩江湖之水則二堰猶宜先復不復則

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利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

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

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

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為橋於此也又運河

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

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

常倒注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鍔以為

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

以防洩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

倒置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

治吳江岸洩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洩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竊觀諸縣高

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為一圩蓋

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漑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

塘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鳬雁

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鍔曰塘之為塘是又堰之為

堰也昔日置塘蓄水以防旱歲今日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洩則置而為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洩三州之水則

塘亦不可不開以蓄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均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所未到後之人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為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戾古者凡如此也鍔竊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書

十五

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為此堰者恐淺運河之水昔

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鍔自

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舟筏而開是瀆者古

人豈無意乎因語邑宰焦子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竊

觀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

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十之始以鍔言為狂終則然

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一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萬涇費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洩積水以入於海當時諫官不知蘿州患在積水不洩咸上疏言仲淹走洩姑蘿之水蓋不知其利而反以為害今萬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堙塞鍔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堵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鍔今日之議未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書

十六

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貼黃

其圖畫得草畧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單鍔別

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蜑江通青龍鎮安亭江

通海

一先去吳江岸土為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畔門二十四所用石碑并築堤管水

入江

一次開夾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塘湖

湧湖相連走洩西水入運河下畔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蘓州茜涇白茅七鵝福山梅里諸浦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書

一次開江陰下江黃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

一次根究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鑿

伍堰水利

昔錢舍人公輔為守金陵嘗究五堰之利雖知伍堰之

利而不知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鈞知三州之水利而

未知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所為伍堰之

利害與鈞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為閩

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

河以為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北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制牛於堰上挽拽船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常設監官置廨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澀塞堰埭低狹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汎漲則園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為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通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麗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形勢從西迤麗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淘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伍堰之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伍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漢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為千橋使太

湖之水東入於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蘿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不可續舉而概可以跡究也難者曰雖復伍堰奈何伍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鍔答曰由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德溧水之水苟復堰使上之水不入于荆溪其餘之水寧有幾耶比之未復十須殺其五六耳難者乃服

按宋神宗元豐間議興水利蘿文忠公知杭州上封

事獻單鍔書史不概載且擢中丞李定舒亶劾奏非欽定四庫全書

神宗決桑田之詠幾釀大禍矣蓋其時以蘿公見忌而豈有於錄鍔哉易曰屯其膏施未光也嗚呼南渡之治可以鑒矣

歸震川曰太湖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湖泥填淤反土之患為民所占所以淞江日隘昔人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淞江之勢日失海口遂至湮塞豈非治水之過歟宜興單鍔著書為蘿子瞻所稱然欲修伍堰開夾岸干

瀆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不知揚州載澤天所
以濬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為民之害亦
為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於民豈為利哉治吳之水
宜禹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
不勞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吳地尚有

東江婁江與松江為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
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為松江一江
東南上至白蜺湖為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
欽定四庫全書

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
松江出馬江水竒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
三江大抵說三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
松江為近蓋經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揚子錢塘江松
江並在揚州之境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
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其源近不可比
擬揚子江而深闊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
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

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他水之患然必令深澗與楊子對峙而後可言復禹之績也

按

此以岷江松江錢塘江為三江與卷註不同更參之

按太湖禹貢曰震澤爾雅曰具區左傳曰笠澤史記

曰五湖皆此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震仲翔云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雲溪西通義

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

謂之五湖按今湖中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書

湖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梅梁湖金鼎湖東臯里湖總謂之太湖宜興有三湖太湖滆湖洮湖洮湖又在滆湖西北義興記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是謂五湖

進單鈞吳中水利書

蘓 賦

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為多雨亦未

至過甚而蘓常湖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為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濬

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澗濶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航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蘓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篤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為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梗塞故也自慶厯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長高尺餘况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為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得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治浚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